

樂府傳聲
卷六
道情

張道堃記



序

戊辰孟春吳江徐子靈胎出其所著樂府傳聲視予且屬予為序余北知音鳥足以序徐子之書雖然竊
顛有所質焉夫古樂之亡久矣然有不得而亡者存則聲足之故謂今樂非即古樂則可謂今樂之聲非
即古樂之聲則大不可何也樂有今古之異聲無異也無異而古樂亡請謁其故替賓牟賈以致石憲左
為兆武生聲淫及商為非武音之有司失其傳也夫古聖王之樂刊于四術中教成均習之庠序習之北
僅堂之有司而已然猶不免於失傳又況其徒寄之作立于口者乎周之即衰孔子作樂及漢初五經
皆存而樂一經竟亡制氏記鏗鏘鼓講之節樂之遺音也而時則病其不能言義卡略載周歌詩曲折若
于篇樂之遺譜也而時莫能歌若漢高帝喜楚聲且播之於安世房中樂武帝更好新聲度曲用李延年
之僞是皆不以古樂為事儒者若京房鋼歆輩則惟詳求鐘津不復致遺聲宜古樂之終亡也魏時猶
有杜夔能歌鹿鳴文王伐檀駘虞扁永嘉平不蕩然無復遺矣雖然古樂之所亡者其曲折耳其節
奏耳聲則未有亡也漢魏之樂府唐不能歌而歌詩唐之詩宋不能歌而歌詞宋之詞元不能歌而歌
然歌曲之聲固即歌詞歌詩歌樂府之聲也又獨非即歌南豳豳頌之聲與而安得方亡與故以樂而論
則三百篇存樂府存樂府雖存而其曲折節奏則盡亡以聲而論則歌南北曲採其聲節進而歌詞歌詩
歌樂府歌三百篇要夾無非此聲故曰亡者其曲折耳其節奏耳聲則自在天壤間也自元以來有北曲
有南曲而善歌者首推三吳南曲看于南耳故視北曲尤為盛行然明之中葉以後于南曲刻意求工別
為清曲漸非元人之舊又作傳奇之人喜集數曲為一以致宮調難分音拍盡失訛且傳訛盲復引盲幾
何而不盡變元人之歌法哉徐子蓋有憫焉傳聲之所為作也曰天地之元聲未嘗一日息于天下一語
已探聲律之本而于宮調字音口法尤必三致意焉夫聲出于口非審口法則開合發收混矣聲本于字

非正字音則陰陽平仄濟矣聲寄于調非別宮調則字句雖符腔板全失而曲不可問矣此書不但為時伶下鍼砭為元曲留面目并古今樂部之節奏曲折可由此而推見其萬一其功豈淺鮮哉徐子為檢討虹亭先生孫先生所著蘄莊詞見推名宿徐子本其家學淵源而於音律夙具神解宜其言之明且清也信今傳後復奚疑焉時

乾隆十三年二月既望同學德清胡彥穎拜手序

曩侍安溪李文貞公每論聲氣之元與移風易俗之本謂教化莫先於樂樂以人聲為重又論元曲只四齣猶有古者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遺意嘗欲編次史傳中忠孝廉節諸事仿元人體製以授今崑腔去其淫聲豔字而調理之亦可以感動人心有志未就略見其說於古樂徑傳及榕村語錄中衰老健忘亦十不記其一二矣辱示盛著自愧於聲音之道未之有得獨欣然會心於人聲為本一言覺先師緒論顯顯在耳今樂由古樂庶幾雅音其復振乎姑舉實言以識傾倒維揚唐紹祖題

細讀數過真發千古歇絕之秘篇而昭明疏析之雖貴於音律如弟之頑石亦輒點頭微悟實天生神解之人於

盛朝審定律呂之時非但源流家學而已亟宜刊行公諸寰宇無使夔曠寂寂楓江之上華亭黃之雋題

序

樂之成其大端有七。一曰定律呂。二曰造歌詩。三曰正典禮。四曰辨八音。五曰分宮調。六曰正字音。七曰審口法。七者不備不能成樂。何為定律呂。考黃鐘大呂之本。窮宮商徵羽之變是也。何謂歌詩。上極雅頌。下至謠諺。與凡詞曲有韻之文皆是也。何謂典禮。郊天祭地。宴饗贈答。房中軍中之所宜用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古今樂器是也。何謂宮調。旋宮之六十調。與今所存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南曲之九宮十三調是也。何謂字音。一字有一字之正音。不可雜以土音。又北曲有北曲之音。南曲有南曲之音。是也。何謂口法。每唱一字。則必有出聲轉聲收聲及承上接下諸法是也。七者不盡通。不得名專精之士。然七者之學。非一人所能兼。則亦有可分習者。律呂歌詩典禮。此學士大夫之事也。其八音之器。各精一技。此樂工之事也。惟宮調字音口法。則唱曲者不可不知。然宮調大端難越。即有失傳。而一為更換。即能循板歸腔。至字音亦一改。即能正其讀。惟口法。則字句各別。長唱有長唱之法。短唱有短唱之法。在此調為一法。在彼調又為一法。接此字一法。接彼字又一法。千變萬殊。此非若律呂歌詩典禮之可以書傳。八音之可以譜定。宮調之可以類分。字音之可以反切。別全在發聲吐字之際。理融神悟。口到音隨。顧昔人之聲已去。誰得而聞之。即一堂相對。旋唱而聲旋息。欲追其已往之聲。而已不復在耳矣。此口法之所以日變而日亡也。上古之口法。三代不傳。三代之口法。漢魏六朝不傳。漢魏六朝之口法。唐宋不傳。唐宋之口法。元明不傳。若今日之南北曲。皆元明之舊。而其口法亦屢變。南曲之變。變為崑腔。去古浸遠。自成一。家。其法盛行。故腔調尚不甚失。但其立法之初。靡慢模糊。聽者不能辨其為何語。此曲最違古法者。至北曲則自南曲甚行之後。不甚講習。即有唱者。又即以南曲聲口唱之。遂使宮調不分。陰陽無別。去上不清。全失元人本意。又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全不究心。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嗟夫。樂之道久已喪失。猶存一線。

樂府作聲
於唱曲之中而又日即消亡余用閨焉爰作傳聲法若干篇借北曲以立論從其近也而南曲之口法亦不外是焉古人作樂皆以人聲為本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人聲不可辨雖律呂何以和之故人聲存而樂之本自不沒於天下傳聲者所以傳人聲也其事若微而可緩然古之帝王聖哲所以象功昭德陶情養性之本實不外是此學問之大端而盛世之所必講者也乾隆甲子秋八月既望吳江徐大椿書於洄溪草堂

樂府傳聲目錄

源流

出聲口訣

五音

喉有中旁上下

四聲各有陰陽

平聲唱法

去聲唱法

入聲讀法

收聲

宮調

字句不拘之調亦有一定格法

曲情

斷腔

輕重

重音疊字

低腔重煞

出音必純

元曲家門

聲各有形

四呼

鼻音閉口音

北字

上聲唱法

入聲派三聲法

歸韻

交代

陰調陽調

起調

頓挫

徐疾

高腔輕過

一字高低不一

句韻必清

定板
道情序
附

底板唱法

樂府傳聲

吳江徐大椿靈胎著

源流

曲之變上古未可考。自唐虞之賡歌擊壤以降。凡朝廷草野之間。其歌詩誦謗。不可勝窮。茲不盡述。若今日之聲存而可考者。南曲北曲二端而已。北曲之始。如金之董解元西廂記元之馬致遠岳陽樓之類。南曲之傳。如元人高則誠琵琶記施君美拜月亭之類。宮調既殊。排場亦異。然當時之唱法。非今日之唱法也。北曲如董之西廂記。僅可以入弦索。而不可以協簫管。其曲以頓挫節奏。勝詞疾而板促。至王實甫之西廂記及元人諸雜劇。方可協之簫管。近世之所宗者是也。若北曲之西腔高腔梆子亂彈等腔。此乃其別派。不在北曲之列。南曲之異。則有海鹽義烏弋陽四平樂。平太平等腔。至明之中葉。崑腔盛行。至今守之不失其偶。唱北曲一二調。亦改為崑腔之北曲。非當時之北曲矣。此乃風氣自然之變。不可勉強者也。如必字字句句。皆求同於古人。一則莫可考究。二則難於傳授。況古人之聲已不可追。自吾作之。安知不有杜撰不合調之處。即使自成一家。亦仍非真古調也。故風氣之處。變相仍無害。但不可依樣葫蘆。盡失聲音之本。并失後來改調者之意。則流蕩不知所窮矣。故可變者腔板也。不可變者口法與宮調也。苟口法宮調得其真。雖今樂猶古樂也。蓋天地之元聲未嘗一日息於天下。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人生而有此形。即有此聲。亦即有此履中。蹈和之具。但無人以發之。則汨沒而不能自振。後世之所以治不遵古者。樂先亡也。樂之亡。先王之教失也。我謂欲求樂之本者。先從人聲始。

元曲家門

元曲為曲之一變。自元以前。歌已有南北之分。其法不傳。而聲調大略亦可想見。至元曲則分宮別調。獨

成一家清濁陰陽以別其聲長短徐疾以定其節宏細幽顯以分其調其體例如出一手其音節如出一口雖文之高下各殊而音調無有不合者歌法至此而大備亦至此而盡顯能審其節隨口歌之無不合格調可播管絃者今人特不知深思耳若其體則全與詩詞各別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取顯而不取隱蓋此乃述古人之言語使愚夫愚婦共見共聞非文人學士自吟自咏之作也若必鋪叙故事點染詞華何不竟作詩文而立此體耶譬之朝服遊山艷妝玩月不但不雅反傷俗矣但直必有至味俚必有寔情顯必有深義隨聽者之智愚高下而各與其所能知斯為至境又必觀其所演何事如演朝廷文墨之輩則詞語仍不妨稍近藻繪乃不失口氣若演街巷村野之事則鋪述竟作方言可也總之因人而施口吻極似正所謂本色之至也此元人作曲之家門也知此則元曲用筆之法曉然矣

出聲口訣

天下有有形之聲有無形之聲無形之聲風雷之類是也其聲不可為而無定有形之聲絲竹金鼓之類是也其聲可為而有定其形何等則其聲亦從而變矣欲改其聲先改其形形改而聲無弗改也惟人之聲亦然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欲正五音而不於喉舌齒牙唇處著力則其音必不真欲准四呼而不習開齊撮合之勢則其呼必不清所以欲辨真音先學口法口法真則其字無不真矣譬之簫管欲吹尺字必放尺字之眼欲吹工字必放工字之眼若放工而欲吹尺放尺而欲吹工雖神瞽不能也所謂其聲可為而有定者也今則口法豈不能知而欲其聲之真得手又喉舌齒牙唇雖分五層然吐聲之法不僅五也有喉底之喉有喉中之喉有近舌之喉餘四音亦然更不僅此也即喉底之喉亦有淺深輕重其餘皆有輕重淺深千絲萬縷層層扣住方為入細其開齊撮合之中亦有半開全開半合全合之不同其外又有鼻音半鼻抵腭抵齒等法其形亦皆有定總之呼字十分真則其形自從其形十

分真則其字自協此自然之理若不知其形而求其聲則終身不能呼準一字也

聲各有形

凡物有氣必有形惟聲無形然聲亦必有氣以出之故聲亦有聲之形其形惟何大小闊狹長短尖鈍粗細圓扁斜正之類是也古聖作字諧聲皆由天籟絕無一毫勉強其義精微奇妙不可思議如大字之形大小字之形小潤字之形潤狹字之形狹餘數字無不皆然惟口訣得傳則字形宛肖不得口訣則大非大而小非小出聲之際已偏引長其音遂不知何字矣能將上數字鍊準口訣則餘字盡可類推如東鍾韻東字之聲長終字之聲短風字之聲扁宮字之聲圓蹤字之聲尖翁字之聲鈍江陽韻江字之聲潤臧字之聲狹堂字之聲粗將字之聲細潛心分別其形顯然其口訣大端雖不外開齊撮合喉舌齒牙唇而細分之則無盡有張口者有半張者有閉口者有半閉者有先張後閉者有先閉後張者有喉出唇收者有喉出舌收者有全喉全舌者有半喉半舌者以上諸條互相出入不可勝計其外又有落腮穿齒穿牙覆唇挺舌透鼻過鼻種種諸法不可枚舉總在將此字識真念準審其字聲從口中何處著力則知此字必如何念法方確即知其形於長短潤狹之內居何等矣然後人之聽之無不知其為何字雖絲竹雜和不能奪而亂之矣此千古未發之微義也

五音

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聲出於喉為喉出於舌為舌出於齒為齒出於牙為牙出於唇為唇其詳見等韻切韻等書最深為喉音稍出為舌音再出在兩旁九齒間為齒音再出在前壯齒間為牙音再出在唇上為唇音雖分五音其實萬殊喉音之淺深不一舌音之淺深亦不一餘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交界之間甚難辨然其界限又復井然一口之中並無疆畔而絲毫不可亂此人之所

以為至靈造物之所以為至奇也。能知其分寸之所在。一線不移。然後其音始的。而出聲之際。不致眩惑。遊移再參之。以開齊撮合之法。自然辨晰秋毫矣。餘詳口訣篇內。

四呼

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此讀字之口法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其用力在唇。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真。否則終不能合度。然此非喉舌齒牙唇之謂也。蓋喉舌齒牙唇者。字之所從生。開其撮合者。字之所從出。喉舌齒牙唇各有開齊撮合。故五音為經。四呼為緯。今人雖能知音之正。而呼之不清者。皆開齊撮合之法不習故也。餘見口訣篇內。

喉有中旁上下

喉舌齒牙唇為五音者。從內至外言之也。其位實有五層。其音雖皆本於喉。而用力之地。則層層各別。此人人所知者也。至五音中。又各有五音。則前人之所未道者。天下之理有縱必有橫。喉舌齒牙唇縱也。喉音中之五音橫也。何謂五高而清之字。則從喉之上。面用力低而濁之字。則從喉之下。面用力歛而扁之字。則從喉之兩旁。用力正而圓之字。則從喉之中間。用力故出聲之時。欲其字清而高。則將氣提而向喉之上。欲濁而低。則將氣按而著喉之下。欲歛而扁。則將氣從兩旁逼出。欲正而圓。則將氣從正中透出。自然各得其真。不煩用力。而自響且亮矣。此非得喉音之字如此。凡舌齒牙唇之字。呼法皆然。但舌齒牙唇雖著力之地各殊。而總不能離乎喉也。故喉舌齒牙唇為經。上下兩旁正中為緯。經緯相生。五五二十有五。而出聲之道備矣。此千古之所習而不察者也。

鼻音閉口音

喉舌齒牙唇之外又有鼻音閉口音者何也蓋聲音之道所以暢發天地之和氣雖以清明疎亮為主但皆清明疎亮一往不返則律呂之氣有張無翕不能備四氣之和此鼻音閉口音所以不能無也如庚青二韻乃正鼻音也東鐘江陽乃半鼻音也尋侵監咸廉纖則閉口音也正鼻音則全入鼻中半鼻音則半入鼻中即閉口之漸也閉口之音自侵尋至廉纖而盡矣故中原音韻以東鐘起以廉纖終之以閉口者猶四時之令窮於冬也東鐘則春令之始也但立春之時陽氣初動故猶稍帶鼻音有出而未舒之象自庚青正鼻音之後即從尤侯之合口音轉入尋侵閉口亦以漸而收藏此天地自然之理編韻之人雖未必有意為之而天地元音之終始其序自然而不可紊也故能知鼻音閉口音法則曲中之開合乎翕皆與造化相通然後清而不噤放而不濫有深厚和粹之妙故鼻音閉口音之法不可不深講也

四聲各有陰陽

字之分陰陽從古知之宋人填詞極重只散見於諸家論說而無全書惟中原音韻將每韻分出最為詳盡但只平聲有陰陽而餘三聲皆不分陰陽不知以三聲本無分乎抑難分乎抑可以不分乎或又以為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此更悖理之極者蓋四聲之陰陽皆從平聲起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不容勉強亦不可移易豈有平聲有陰陽而三聲無陰陽者亦豈有平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者此等皆極荒唐之說後人竟不深求不得不急為拈出使天下後世作曲與唱曲之人確然有所執持而審音不惑如宗字為陰宗總縱足皆陰也戎字為陽戎冗誦族皆陽也上八字豈可刪去一字亦豈可互易一字亦豈可宗戎有陰陽而下六字無陰陽更豈可縱足與誦族有陰陽而總與冗無陰陽此有耳者之所共察不必明於度曲者而後知之也余常欲以中原音韻四聲之陰陽每字皆為分定以息千古紛紛之說尚未遑而有待但作曲者能別平聲之陰陽已屬難事若併三聲而分之則尤艱於措筆

不必字字苛求。然不可以作曲之難。而併字之陰陽亦泯之也。

北聲

凡唱北曲者。其字皆從北聲。方為合度。若唱南音。即為別字矣。然北字之異乎南者。十居四五。若必字字從北。則南方之人。竟有全不解者。此亦不必盡泥也。蓋當時之北曲。以北人造之。北人唱之。彼自唱彼之音。自然皆從北讀。若南人唱之。南人聽之。則即唱南人之音。似亦無害於理。但以北字改作南音。則聲必不和。何則。當時原以北字配調。故也。況南人以土音雜之。只可施之一方。不能通之天下。同此一曲。而一鄉有一鄉之唱法。其弊不勝窮矣。愚有說焉。凡北曲之字。有天下盡通之正音。唱又不失此調之音節者。不必盡從北字也。如崇字。本音戎。而北讀為虫。重字。本音虫。去聲。北讀為中。去聲。事字。本時至切。北讀為世。杜本音渡。北讀為妬之類。如此者。不一而足。若必盡從北音。則唱者與聽者。俱不相洽。反為無味。譬之南北兩人相遇。談心各操土音。則兩不相通。必各遵相通之正音。方能理會。此人情之常。何不可通於度曲耶。但不可以土音改北音耳。至於北字中。人人能曉。或此宮此調。必如此方合者。則必不可以南曲之字易之也。

平聲唱法

四聲之中。平聲最長。入聲最短。何以驗之。凡三聲拖長之後。皆似平聲。入聲則一頓之外。全無入象。故長者。平聲之本象也。但上去皆可唱長。即入聲派入三聲。亦可唱長。則平聲之長。何以別於三聲耶。蓋平聲之音。自緩自舒。自周自正。自和自靜。若上聲必有挑起之象。去聲必有轉送之象。入聲之派入三聲。則各隨所派成音。故唱平聲。其訣尤重在出聲之際。得舒緩周正和靜之法。自與上去迥別。乃為平聲之正音。則聽者。不論高低輕重。一聆而知其為平聲之字矣。

上聲唱法

上聲亦只在出字之時分別。方開口時須畧似平聲。字頭半吐即向上。一挑方是上聲正位。蓋上聲本從平聲來。故上聲之字頭必從平聲起。若竟從上起則其聲一響已竭不能引而長之。若聲竭而復拖下則反似平聲字矣。故唱上聲極難。一吐即挑挑後不復落下。雖其聲長唱微近平聲而口氣總皆向上不落平腔。乃為上聲之正法。雖數轉而聽者仍知為上聲。斯得唱上聲之法矣。

去聲唱法

今北曲之最失傳者其唱去聲盡若平聲。蓋北曲本無入聲。若併去聲而無之則只有兩聲矣。夫兩聲豈能成調耶。況北曲之所以別於南者全在去聲。南之唱去以揭高為主。北之唱去不必盡高。惟還其字面十分透足而已。笛中出一凡字合曲者。惟去聲為多。如唱凍字則曰凍紅翁唱問字則曰問恒恩唱秀字則曰秀喉漚長腔則如此三腔。短腔則去第三腔。再短則念完本字即收。總不可先帶平腔。蓋去聲本從上聲轉來。一著平腔便不能復振。始終如平聲矣。非若上聲之本從平聲轉出。可以先似平聲轉到上聲也。譬如四時從春轉夏則可。從春轉秋則不可。此自然之理也。況去聲最有力量。北音尚勁去聲真確則曲聲亦勁而有力量。此最大關係也。今之所以唱去聲似平聲者何也。自南曲盛行曲尚柔靡。數口已慣不能轉勁。又去聲唱法頗須用力。不若平讀之可以隨口念過。一則循習使然。一則偷氣就易。又久無審音者為之整頓。遂使去聲盡亡。北音絕響。最可慨也。

入聲派三聲法

北曲無入聲。將入聲派入三聲。蓋以北人言語本無入聲。故唱曲亦無入聲也。然必分派入三聲者何也。北曲之妙全在於此。蓋入聲本不可唱。唱而引長其聲。即是平聲。南曲唱入聲無長腔。出字即止。其間有

引長其聲者皆平聲也。何也。南曲唱法以和順為主。出聲拖腔之後皆近平聲。不必四聲鑿鑿。故可稍為假借。惟北曲則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真。出聲過聲收聲分毫不可寬假。故唱入聲亦必審其字勢。該近何聲。及可讀何聲。派定唱法。出聲之際。歷歷分明。亦如三聲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後唱者有所執持。聽者分明。辨別。非若南曲之皆似平聲。無相徑庭也。故觀派入三聲之法。則北曲之出字清真。益可徵據。此探微之論也。至派入三聲異同之法。又別有論。

入聲讀法

北曲皆遵中州音韻。其平上去三聲皆與唐韻及洪武正韻等相同。其有異者。百中之一耳。其五音四呼亦不相遠。若入聲之字皆派入三聲。竟有大相徑庭。全非其字者。何也。蓋三聲多連合一貫。獨至入聲而別。有有三聲而無入聲之字。亦有有入聲而無三聲之字。今北曲無入聲之唱。盡將入聲唱作三聲。而三聲中無此字。則不得不另作一聲矣。如曲字本卽六切。若本音之平聲。則卽都切。是有聲無字矣。故變而作區。樂字本盧各切。若本音之平聲。則盧沙切。亦有聲無字矣。故變而作勞。其餘如削之為宵。鶴之為浩。不一而足。自六經子史皆同。不獨中州音韻為然也。惟古韻從無此讀法。而五音四呼又不通者。此乃當時之土音。則不妨或從古音。或從今音。不必悉遵其讀也。又其派入三聲有一定之法。與古音亦稍殊。如鹿字中州韻作去聲。音露。古音盧。出字中州韻作上聲。音杵。古音作平聲。則亦知切。作去聲。則赤至切。三聲多有通融之處。蓋入之讀作三聲者。緣古人有韻之文。皆以長言咏嘆出之。其聲一長。則入聲之字自然歸入三聲。此聲音之理。非人所能強也。故古人有此讀法者。三聲原可通用。不必盡從中州韻。如從無此音者。則不可自我亂之。恐人之難辨也。試從古音一一考之。則入聲派入三聲之故可明。而三代已前之歌法。亦可推測而知矣。

歸韻

唱曲能令人字字可辨。不但平上去入四聲準。開齊撮合四呼清而已。四聲四呼止能於出聲之時。分別字頭。使人明曉。至出字之後。引長其聲。即屬公共之響。況有絲竹一和。尤易混入。譬如簫管之音。雖極天下之良工。吹得音調明亮者。祇能分別工尺。令聽者一聆而知其為何調。斷不能吹出字面。使聽者知其何字也。蓋簫管止有工尺。無字面。此人聲之所以可貴也。四聲四呼清。則出口之字面已正。而不知歸韻之法。則引長之字面。仍與簫管同。故尤以歸韻為第一。歸韻之法。如何如東鐘字。則使其聲出喉中。氣從上腭。鼻竅中過。令其聲半入鼻中。半出口外。則東鐘歸韻矣。江陽則聲從兩頤中出。舌根用力。漸開其口。使其聲朗朗如叩金器。則江陽歸韻矣。支思則聲從齒縫中出。而收細其喉。徐放其氣。切勿令上下齒牙相遠。則支思歸韻矣。能歸韻。則雖十轉百轉。而本音始終一線。聽者即從出字之後。驟聆其音。亦鑿鑿然知為某字也。況字真則義理切實。所談何事。所說何人。悲歡喜怒神情畢出。若字不清。則音調雖和。而動人不易。譬如禽獸之悲鳴喜舞。雖情有可相通。終與人類不能親切相感也。但人之喉嚨靈頑不一。靈者則各韻自能分出各韻之音。頑者一味响亮。不能鑿鑿分別。即字面不差。而一放則不甚相遠。又有幾韻能分幾韻。不能分。各因其聲之所近。以為優劣。若十九韻俱能分者。絕少。此又得之天分。非人力所能強也。

收聲

天下知出聲之法。為最重。而不知收聲之法。為尤重。蓋出一字而四呼四聲五音無誤。則其字已的確可辨。猶人所易知而易能也。惟收聲之法。則不但當審之極清。尤必守之有力。自出聲之後。其口法一定。則過腔轉腔。音雖數折。而口之形與聲所從出之氣。俱不可分毫移動。蓋聲雖同出於喉。而所著力之處。在口中各有地位。字字不同。如開口之喉音。其聲始終從喉著力。其口始終開而不閉。閉口之音。其聲始

終從古者力其口始終閉而不開其餘字字皆然斯已難矣至收足之時尤難蓋方聲之放時氣足而聲縱尚可把定至收末之時則本字之氣將盡而他字之音將發勢必再換口訣畧一放鬆而伊啞嗚吶之聲隨之不知收入何宮矣故收聲之時尤必加意扣住如寫字之法每筆必有結束越到結束之處越有精神越有頓挫則不但本字清真即下字之頭亦得易起峯巒益覺分明透露此古法之所極重而唱家之所易忽不得不力為剖明者也然亦有二等焉一則當重頓一則當輕勒重頓者然字敘句到此斬然劃斷此易曉也輕勒者過文運句到此委宛脫卸此難曉也蓋重者其聲濁而方輕者其聲清而圓其界限之分明則一能知此則收聲之法思過半矣

交代

凡曲以清朗為主欲令人人知所唱之為何曲必須字字响亮然有聲極响亮而人仍不能知為何語者何也此交不明也何為交代一字之音必有首腹尾必首腹尾音已盡然後再出一字則字字清楚若一字之音未盡或已盡而未收足或收足而於交界之處未能劃斷或劃斷而下字之頭未能矯然皆為交代不清況聲音愈响則聲盡而音未盡猶之叩百石之鐘一叩之後即鳴他器則鐘聲方震他器必若無聲故聲音愈响則音愈長必尾音盡而後起下字而下字之頭尤須用力方能字字清澈否則反不如聲低者之出口清楚也凡响亮之喉宜自省焉不得恃聲高字真必謂人人能曉也

宮調

古人分立宮調各有鑿鑿不可移易之處其淵源不可得而尋而其大旨猶可按詞而求之者如黃鐘調唱得富貴纏綿南呂調唱得感嘆悲傷之類其聲之變雖係人之唱法不同實由此調之平仄陰陽配合成格適成其富貴纏綿感嘆悲傷而詞語事實又與之合則宮調與唱法須得矣故古人填詞遇富貴纏